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illegible]包特別[illegible]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中央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六十五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

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外埠先惠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報資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雄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驅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最名貴之國貨

萬金不如一鳳凰 鳳凰不如一明月 香烟名目雖多 不敵金馬牌之名貴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如蒙賜顧 價廉物美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民國路新橋街原上里口

延澤醫院

一週紀念送打六零六

德國真正老獅牌

楊梅瘋癬 四肢酸痛 餘毒未清 注射之後 均奏神效

每天十針爲限 錄針只收六元

神效白濁丸

此丸專治五淋白濁尿管刺痛起點遺至旺流若不早爲醫治後患難言或日久流濁不止變爲膿虛白濁身瘦骨枯危症虛勞重症本醫生有驗於斯秘製立止白濁丸藥性和平妥當此丸服下利小便立刻止痛止濁限三天痊愈斷根每中盒八洋七角大盒一元倘身體虛虧久白濁不止本醫生秘製體虛白濁丸滋陰補腎丸每大盒均一元此陽丸藥滋陰降火補腎強身固精此[illegible]如十年八年之老白濁[illegible]一[illegible]此[illegible]元[illegible]五元[illegible]寄安速寄費加一如服過各藥房丸藥不能見效者請至本醫生處購服能見効上海南浙江路三馬路口時芳照相館南隔壁

德法藥房 製藥公司

程鳳生 醫生秘製

國華書局發售

好青年預約券

上海四馬路中

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 好青年 社會小說 日登新聞報 久已膾炙人口 是書內容 與本局同時出版之魅鏡 魅鏡是描寫新人物之魅魅魍魎 奇形怪狀 如禹鼎 鑄姦 好青年 今爲近 人心風俗之救弊補偏 當似 英雄 紋 美人 紋 篇中 炎涼人世態 險詐人情 無不刻畫 微形盡相 凡魅鏡所有者好青年 書中無一不備 凡有者或爲先 近年來 鏡書中所無 意之作 第一得 讀者 先生將本書版權讓 本局修改 加 尤爲先生 首尾啣接 格局謹嚴 全書都六十萬言分訂四大厚冊 外加錦匣一裝 售價每部大洋四元 預約券 自即日起至 發行時止 凡購預約券一部者 照八折 書出版 半價 約收紙版碼 原紙本 作者 有限 勿失 此機會 國華書局謹啟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葯房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西醫張世楷秘製

說明 功效

中國癧子頸膏藥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有不固傳染妻子貽害者必致絕身女子患之者不能受孕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辭勞苦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此膏起腫穿破流膿皮假如貼在患處無論已穿未穿均可立消此膏藥每張可貼一星期原根除可貼二十日足收功又貼每張大洋三角外埠函購五張每打三元九折郵費加一費寄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康樂里愛多亞路寶興里十號 外埠函購從郵寄

寄售處 法界五馬路一百五十八號天寶里 及各大藥房

十年癧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藥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爲稀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與隆里五號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處 報名時間 午十二時至一時半 下六時至十時

會費極廉 往教面議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臁瘡爛腿久不收口膿水 羅氏祖傳秘方施送已久 遠方人士知者甚多 本膏無論已發未發 生肌收口 每張二角 元大張 一重則 外埠函購 貴寄費 每一角 正威藥房發行 上海寶善街

欲上海宜穩便安乎 君游

旅行臺大 新社改良價減會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精製科學新式鏡片各種光學儀器配光最精確驗光準確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普救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 如動刀若性命必休

臌脹丹

定價 購法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第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獨一 不用刀針 當日消散 藥到回春

介紹人 陳玉卿 張子諾 同啟

德醫 邱仁葛

診所 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 北一六七五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鱟膠

價目 購法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 正威藥房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洋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 眼痛眼赤 眼皮腫爛 眼弦眼瞼 瘡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恭賀大總統晉爵太師

（丹翁）

文明到了極點的時代、世界上一切尊貴的名稱、和卑賤的名稱、一定是消滅的了、惟有先生和學生這兩個名詞、是廢不掉的、因爲世界愈文明、愈要講教育、講到教育、先生和學生的名詞、就不能不留住了、聽說我們大總統、受了清室太師的銜、這個階級、比着世界太保、當然更高了、但是太師還算人臣的職分、我們國民舉他做大總統、是算我們民國做國民的第一把交椅了、清室的太師、比着五族公共的一個總統、似乎還差一點、這還有個甚麼恩可謝呢、憑着他老人家一個翰林出身、在從前也就有個書房裏總師傅的希望、況且現在又得了法國博士的大銜、在總統的地位講起來、可惜彼南方弄了一年去、實際上不免有點虛空、若就學位上講起、不但中國、連在外國也發出風頭、居然是個雙料的了、讓皇帝升到門下、原是應該的、前朝還有甚麼兒皇帝、姪皇帝、孫皇帝、就收個把學生皇帝、也不算辱了學生的身分、又何必謝這個恩呢、他老人家這一謝恩、好像有點失了總統的尊嚴、就不免辜負我們國民推戴的好意了、可是太師在清朝全盛的時代、除了做追贈以外、把活人也算很少的、他老人家竟在生前弄到手、將來總統御製詩集裏面、要有幾首多多抬頭的紀恩詩、『還有在詩序內標明着『此異數也』的字樣哩、他老人家感激涕零這一點至至誠誠的心、我們國民也該原諒、况且他老人家如今爲我們民國、受了多煞糟、怪可憐的、還是大家替他老人家賀賀喜、讓他老人家聊以自娛罷、

八段錦與八團勁

（愛嬌）

體育家、柔術家、他們的練身法、有什麼叫做八段錦、我記得從前家裏有個老蒼頭、他是練八段錦的、我們小時候、見他把拳頭一伸、脚跟一挺、眼睛一努、鼻頭一掀、問他做什麼、他說是練八段錦、當時還沒有流行體操、這就算我們中國最古的體操了、要是這八段錦練得好、於身體上着實有益、現在上海的國是會議、恐怕和廬山的國事會議有所混淆、加上一個八團體爲記、紳商等如欲照顧這項國事會議的、請認明八團體爲記、庶不致誤、現在也正和我們那位老蒼頭練八段錦似的、在那裏伸拳頭、挺脚跟、努眼睛、掀鼻頭時候、所以我改這八段錦三字、改爲八團勁三字、因爲那八個團體正在起勁時候呢、八段錦練得好、於身體有益、八團勁練得好、也於國家有益、我還望這個八團體、團得緊、所以八團勁、我還望他成了八團緊、於國事前途、更有益咧、

告索薪的女教職員

（濤波）

北京現在最起勁、最熱鬧的、不是『索薪團』嗎、其中最有趣的、要算小學教職員的一鬧了、因爲別的索薪團、全是些『老爺們』、沒有一個『娘兒們』、這一次小學教職員團裏、有許多女教職員參加在裏面、一樣也是住宿在教育部裏不散、可是我要替索薪的諸位女先生、上個條陳、這樣客客氣氣的、坐在教育部西花廳、我看未必有效、好在諸位難得是『女性』、何妨結起團體來、到什麼教育總長、財政總長宅子裏、揀太太姨太太的房間、晝夜守着不走、我想這樣辦法、不上二十四點鐘、一定多少有些薪水落下來、要不然老守西花廳、恐怕正合着古人『守株待兔』的一句話呢、

滑稽偶語

（嚶嚶）

某邑令朱某、以貪暴爲政、民受其虐、幾不聊生、顧以有奧援故、欲去之、不得也、有人爲聯以譏之、曰、生成是刮綿緬顏。坐起堂皇。乾漿子搖也不搖。稀泥巴動也不動。只落得房班找錢。門爺找錢。幕賓找錢。堪笑者。有大才來做知事。做知事眞像大才。你說伸惚憒蟲。偏能夠斯斯文文。慢慢悠悠。常喫象『可歎那些毛腦殼○橫遭劏剁○瘦骨頭剮之又剮○皺皮肉刨之又刨○這就叫國家該刮○地方該刮○氣運該刮○吁嗟乎○受寃枉纔打官司○打官司更添寃枉○我把你怎了局○但分付兒兒女女、生生世世○個個殺牛○通體以俚語出之、形容乃益盡致、聯語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某邑令公餘之暇、頗好詩酒、一日宴集、適廚雞脫縛飛去、使衙役捕之、狂追不及、某令戲出一對曰、衙役捕鷄○狗腿不如鷄腿快○時有某僧方騎馬來與宴、某名士在座、急應聲對曰、寺僧騎馬○驢頭更比馬頭高○舉座皆爲粲然、

周許兩人、共狎一妓、彼此爭欲娶之、後卒爲許所得、周雖懊喪、無如何也、乃集成語爲聯、以自嘲曰、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巧合天然不假彫琢、爲集聯之不易得者、

敝六山房日記

（五）

青陽地之書寓、僅廿棠橋下兩家、一曰許寶琴、一曰花小寶、此外尤有談瀛里一家、姊妹三人、長曰金蕙卿、次曰花彩雲、幼曰花雲香、其餘則如意堂彩雲堂、咸么二也、庚子六月、閶門馬路始通、而倉橋濱之書寓、青楊地之妓女、遂羣徙於閶門馬路、盤門之營業、乃一蹶千丈、不可復起、上年春月、記者馳馬於胥門盤門之間、見舊日許寶琴花小寶之舊院、敗壁頹垣猶矗立於廿棠橋下、固昔日繁華歌舞之場、而記者且曾顚倒於許寶琴之石榴裙下、曾幾何時、寶琴嫁矣、花小寶落拓吳門、而花雲香竟淪入山槳之隊、飛絮沾泥、桃花淪落、撫念疇昔、如何如何、

船娘李雙珠、夙負盛名、今已擇人而事、其女小雙珠、則仍操淫業、生涯之盛、直爲蘇州之冠、然其人慾而不媚、野而不樸、下關材也、惟房侍應酧甚周至、而庖人烹飪亦精美、差足喜耳、小雙珠而外、蘇妓營業、當推吟香李媛媛爲佳、吟香年僅十七、明眸皓齒、光艷四飛、而爛熳天眞、不染平康習氣、尤爲難得、論其丰彩、當在昔日李金鳳文桂香之間、記者評爲蘇州第一佳人、非過譽也、李媛媛風格娟秀、談吐溫雅、荀以蘇台人才而論、則吟香當居第一、而今大總統金媛媛次之、若李媛媛者、又其次也、

評劇有關風化

（小隱自北京寄）

女子習伶、始自民元、盛於津沽、民國初元、閩人京師、一時好色之徒、爭相延譽、蓋皆存醉翁之意也、久之各立門戶、黨派朋興、於是而有捧角家之名詞出現、角既待捧、則其本領有限、尚何待言、以素昧生平、技藝平常之一女子、不惜犧牲光陰、浪擲金錢、而日往捧之、苟非痴騃、其必別有用意、蓋可知矣、小翠喜劉喜奎之往事、其著焉者、下此當若恆河沙數、雖曰風流韻事、然稠人廣衆之中「台上台下、靈犀互通、相爲唱和、實非風化之所宜、警廳有鑒及此、當禁怪聲叫好、當場既不能爲彩聲之捧場、一二無聊文人、遂轉而爲文字之鼓吹、偶閱小報所載、說得相貌出衆、技藝超羣、一察其人、類皆名不副實、甚且涉及私事、不惜爲肉麻之論調、今此風漸南、騷人墨客、藉三五女伶、娛以文詞、形諸吟咏、輒以風雅自命、使其所言果當、尙有可說、大都好爲溢美、何勞多情至是、於戲既無所關、用心尤不可問矣、雖自命女伶之忠臣、甚至不能遂其目的物之一盼、此輩亦自命爲評劇家、無甯曰爲導淫家、實於風化有關、願吾喜談戲劇之同志、潔身自好、勿入歧途、則評劇界之幸也、

馬連良劇評觀

（林屋）

京伶馬連良來滬後、聲譽鵲起、非其藝果能使海上評劇家傾服也、小隱少卿、有獎借後進、幸使成名之意、游天先與相識、不得不略事表張、昨日論販馬記、於白牡丹之桂枝、稱美甚至、於連良之李奇、不置一辭、其微意已可見矣、舍予習於白牡丹、白與馬同劇館、苟有異論、則自將受其嫌疑、故舍予不爲、至於步步則不以其劇爲然、雖蕘論指摘謬誤、亦不肯登之報章、亞庸報矣、而多以微詞出之、由此觀之、或出於厚道、或熟於世情、不假余豐正無少迴護也、然余之抗論也、亦自有說、大抵年少者、不可得名太驟、驟則氣驕、驕則藝敗、欲以成之、反而害之、(馬連良此時已露驕矜、與初到滬乎不同、其同館老苕、皆竊竊議之矣)且京中評劇家多矣、視此藝了不異人、而滬上反以爲昔未曾有、使其藝果得未曾有、京中不識、而滬上識之、豈非賞鑒尤精、無如中才之選、實無特奇、稱譽過高、恐將爲京中觀笑、而況有外國人陰爲關說、欲顚倒我談藝之公理耶、此余不得不辯之苦衷、至對於作藝者、立言不少寬容、未嘗不自疚鄙刻之過也、

都門客思錄

（十五）（馬二先生）

北京學界、近年頗呈活動現象、自『五四』『六三』運動而後、每次政局變化、無不有學界人物之關係、蓋學界與政界、幾已打成一片矣、推究其原因、至爲複雜、茲就余個人之觀察、摘述如下、

一、政黨利用學界青年爲政爭的武器、二、學界青年中不少兼慕虛榮供身於政黨中作走卒者、三、各政黨知學界之可以利用、於是爭相羅致、吸收學界青年份子、故此稱爲政黨作傀儡之學子日益加多、

各有千秋

良心

□醫學士　席仲嘉氏書

上品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晶報圖書館誌謝□

禮拜六（第一百五十三期）

中華圖書館

愛克司光錄

（第一集）（□六九□）（漫秋）

第三回　鬧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矜月旦

俞子琴笑道、旣這樣說、我們再添他一籠點心來、這時做齊僧倒飽、朱成讓此時再快活不過、不由順口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摩訶薩、餓火然、南無淨光王菩薩、…、這時候俞子琴將露蘭瞟了一眼、笑說道、不談吧、沒的談出是非來、轉是我的罪過、…、露蘭聽見他這樣說、急得緋紅了臉、恐怕說道、俞子翁我們的交情、是個甚麼分際、果然出了這種岔事、我便不問你、你也應給個信呌我知道、好讓我留心防範着他、免得這頂綠頭巾、輕跌巧翻的往脖子上戴、你如何轉怕鬧出是非、兀自閉了你這鳥嘴、我們打光蛋的、沒事還要去尋事做呢、何况、…、他這句話未完、俞子琴笑道、旣是你不怕事、兄弟就直言拜上了、明人不說暗話、天底下老鴉一般兒黑、我們旣把這雙眼睛、安在額角上、老實說、無論那裏出了一個好雌兒、都得把來放在心坎兒上溫存着、鑽門覓戶、跑去打他的丰意、梅小姐的爲人、是有目共賞的、我俞子琴並非跌鴉、當然一時刻想去和他吊膀子、難得他又是我的芳鄰、所以他的蹤迹、我最打探得詳細、…　…朱成讓此時剛將兩枚翡翠燒賣、一齊放在嘴裏嚼吃、聽見這話、他忽鳴鳴說道、好呀、原來俞先生並不是好人、第一個倒由你來割賀大爺靴鞝子了、那還了得、今天這個東道、是一定敲你的竹槓了、俞子琴笑道、朱先生你老實搗搗你的臊子罷、有東西擋住你張瘟嘴、偏生還會在這裏撥七挑八、說出來的話、比屁還臭、露蘭也嫌他打斷子琴的話頭、也很很的將他望了一望、重行說道、俞子翁你休理會他、我們談我們的是正經、你旣打探出的蹤迹、這個砍了頭的你定然會認識他、請你快說明白、我賀露蘭若吃他將梅笑春佔據了去、過後還能在這社會上活着嗎、三刀六個洞、先請那廝嘗嘗我們武人的手腕、武人的天職、第一須講究個愛情、然後才講到愛國、(軍閥格言、如是而已、)俞子琴點了點頭、這才拿手比譬着給他瞧道、有這麼一個小白臉、身段不高不矮、長得花枝般似的、年紀又差不多和梅小姐彷彿、我沒有一次不看見他、不和梅小姐在一處、親親密密、…

王少芳技藝不凡

（小隱）

隨同馬連良來滬、有一老生王少芳、不悉其出身何處、第一日演定軍山、戲碼在前三齣、人多不甚注意、記者入園、正値王伶上場、見其扮相絕佳、且黃忠仍遵舊規用紫巾面牌、不加額子、知其甚有來歷、及觀其戲、雖尖音左嗓、不能運用自如、然亦如連良之善唱、且復極守規矩、身段好看、手脚干淨、如接弓在手、必先一試、及抬頭觀看之亮相、皆有幾分似譚處、苟非名師所傳、不能至此也、第二日伐東吳、開先主云、五虎上將、老邁無用、黃忠雖現怒容、不將坐位移至台前、此亦譚之遺法、第三日戰太平、近今演者亦少、元板一段、多用譚腔、惜嗓音不能隨意、將華雲三字、韻味頗具譚氏遺風、近今劇界、老生人才難得、靠把老生尤難得、王鳳卿拖泥帶水、高慶奎火候未純、若王少芳之身材適中、樸好藝精、余叔岩外、當[illegible]能與之並肩者、苟使嗓音稍佳、必能克享盛名、亦舞台將其戲碼、排在張國斌張德俊之前、未免太無公道矣、

戲劇會議紀

（馬二先生）

余觀於劇界之凌亂、評劇者之紛呶、偶有所觸、發起此會議、浹旬之間、投函響應者二十餘起、率皆平素不相謀面者、乃於十九日、假久記社、開談話會一次、意圖聚晤一番、彼此間可以交換意見、爲集合商榷之第一步、到者爲杭石君、李聲氏、姚拙盦、楊雪恨、王子臣、梅花吟館主、陳富華、王梨雲、沈荊香、陳樂民、併余共十一人、是日之談話、除杭石君略有表示外、其餘諸子、多抱歡愉態度、致余未能一一備聆教益、至爲遺憾、又有請余提出一種具體之計畫者、余亦甚不願以一己之主張、成爲章程式之草案、然是日余之談話要點、可爲一般之同志告也、(以下皆余談話之要點)

□余不否認攻擊舊劇者之說、但以舊劇在事實上爲近代中國社會所遺傳文藝之一種、故認爲有研究之價値、

□余對於新劇、認爲有創作之必要、但絕非化裝演說式或化裝灘簧式之新劇所可冒充者、至少須以能用劇本練習而後登台者爲限、

□余認現時劇評爲報紙上之一種消閒文字、與劇界絕無藝術上之關係、

□余以爲苟欲結一種非職業的研究戲劇之團體、必須凡事從根本上着手、萬不可遷就、如男子不可扮女角、卽其一端也、

□余又以爲目下之戲劇之不能使人滿意、已爲事實、欲求補救、決非空言所能奏效、故組織非職業的戲劇社、實爲不可緩之舉、

□西裝之白牡丹□

編輯紀略

（大雄）□六□

□予既歸滬、爲息事甯人計、亟謀停戰、幾竭調停之力、是役始已、據聞、某評劇家、以在本報戰局中、未克暢所欲言、又於某報作文、痛斥戲子、顧以擇言不愼、辱及梨園祖師、伶界中人、大動公憤、開會決議、必欲命此評劇家服罪於其祖師座前而後已、否則與訟、訟不勝、則訴諸武力、甚至有欲劀評劇家之口、於辱外剜一方形、以償其失言之罰者、於是此評劇家大恐、知衆怒之不可以犯、卒遂如命服罪、公憤始息、使所傳果確、則此評劇家之所受、亦可謂創鉅痛深者矣、

□斯一役也、率率之人至多、停戰之後、猶有人焉、憤怒未平、特刊花國日報華報奇文雜誌等、以攻訐此報、及痛罵予與丹翁爲事、其局愈紛、其言愈雜、東挪西湊、幾至不復成軍、且亦無一顧之價値、吾儕以愛重此報及一己聲譽故、笑而憐之、不屑與較、而此輩無聊之羣豪、尋亦自息、此數報者、以銷路極少者即停刊、當是時也、諸傳某評劇家、悻悻無已、曾有相約罷工不爲此報執筆之倡議、顧以和之者寡、卒亦無效、而此報劇談文字、每期繼續刊登、初未因之中輟、卽諸賢明之評劇家、亦初未因此一怒、而遂至於閣筆也、斯亦所謂無事自擾而已矣、

□大戰之後、復有小鬥、則凌霄漢閣主人、與汪仲賢君、爲北京晨報劇論、頗有所爭辯也、其爭辯之端非一、而要以凌霄疑仲賢即戲子一事、爲其間最要之樞紐、然則此小役者、亦可謂爲戲子一役之餘波矣、未幾、少卿至自京、又與不知誰何之老僧秋澄、小有戰鬥、此雖明與戲子一役、不相牽涉、而實則蛛絲馬跡、自有可尋、又未始非餘波中之一漣也、

□此報將及二週之際、忽有寒雲丹翁之一度衝突、予之所爲痛心疾首者、實以此役爲最、臘梅於二週紀念文中、謂吾報兩年以來、以天神與惡魔戰者少、而以天神與天神戰者多、此雖出之以戲言、實卽有有感於斯役而發、與予有同慨焉、寒雲與丹翁、同爲此報主筆、文章道義、訴合無間久矣、乃忽以一矢相加遺、而至有裸體跳舞之奇謎、其故至今安在、吾知讀者、必百思不得其解、更無人焉、能夢見此役之禍因、實胚胎於寒雲辛丙秘苑之作也、

一年有半

（第二編）（天笑戲述）□六□

停一會兒、何伯濤夫婦二人來了、伯濤夫人纔踏進門、一時大家齊聚簇擁着、有的呼他爲姑奶奶的、有的呼他爲盤小姐的、有的呼他爲盤姐姐的、伯濤夫人一眼望去、只見老太太早在那裏等候着、便搶步上前、叫了一聲外婆、又說今年沒有見過、要拜一個年咧、說着、便磕下頭去、老太太連忙扶起、說、算數了、算數了、回頭又向舅母拜年、舅母都說請起請起、不敢當、不敢當、一回兒表姊妹們又花團錦簇的向盤姐姐拜年、鬧了一陣子、這時何伯濤早有他們的內表弟王伯衡陪往書房裏坐地、何伯濤今天早晨、已經來過一趟、見過老太太、老太太本來約他晚上來吃夜飯的、王宅的內眷、都也見過、不過伯濤不大到上海來、對於王宅各表姨、未免客氣些、這時老太太吩咐外面先開飯、我們裏面略緩一緩、家人們答應、自去開飯、何伯濤自有王伯衡三弟兄招待、老太太便攜了外孫女兒、到自己房中、說你母親昨天也有信來、說你弟弟要到美國留學去了、他要在家預備一切、不然、他也要到上海來一趟咧、但是你弟弟、大概總要吃過壽酒後再走罷、伯濤夫人道、我那裏也有一封信、說是買的四月裏的船票、大約要吃了壽酒再走、弟弟動身的時候、母親或者要送他到上海、也未可知、老太太道、像你弟弟就好了、我們家裏還幾位、除掉三官在梵王渡、還肯認眞一點、那你們這兩位大表弟、二表弟、不知一天到晚、幹些什麼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